

跋路

散文·小说

王坚辉

广州出版社

回音壁丛书

路

王坚辉

广州出版社

回音壁丛书·路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第一军医大学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州 同和 邮政编码:510515)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7.5 万字 印张:7.25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俊伟

责任编辑:穆紫 俊伟

发行专线:020-81881976

ISBN 7-80655-113-1/I·14

定价:125.00 元(本册 17.00 元)

前 言

《回音壁》，作为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成立后创办的会刊，已经历了十五六年的风雨。早就有出版《回音壁》丛书的意愿，只因集稿、经费、编选各方面的困难，一拖再拖。如今总算在这世纪之交完成这一夙愿，可喜可贺！

原来打算把散文、随笔、游记、杂感、小说、诗歌分门别类，一套套地出，终因初次编此丛书，作者来自四面八方，各有专长，难以划一，只好按作者分，或以散文为主，或以随感为主，也有随笔与短篇小说混杂的。这样，虽有点杂，但形散神聚，精短、侨味是主要的。这里既有写南洋各地缤纷的华侨风习、民情的篇章，也有反映美、加地区新旧移民思想风貌、艰辛历程的篇什；有东西方文化碰撞迸射的火花，更有抒发归侨赤子情怀的美文。即使是写中国国内或港澳台事物的文字，也都是从“侨”的视角出发的，别具一格，另有风味。

尽管这不是什么鸿篇巨著，但从薄薄一本十万字上下的书里，相信读者当能“览之有益，闻之有觉”（魏·桓范）。

今后只要可能，在 21 世纪，我们将续编第二套、第三套《回音壁》丛书。

编 者

序

阮志远

王坚辉同志是早在 50 年代就写小说和出了书的老作家，又是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当他嘱我为他的散文小说集《路》作序时，我既受宠若惊，又不好推却，因为我与他不仅是老同事、老朋友，而且我对他的文品和人品均较熟悉，义不容辞啊！

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再次拜读了王坚辉的书稿，他的心声、心迹、心境跃然纸上，他那散发着生活色彩，奏鸣着时代音韵的作品，给我以高尚的审美享受，也别有一种魅力。

王坚辉的散文，集写人、议事、状物、抒怀于一体，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思并茂，每一道风景都成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感情的载体，其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都洋溢于字里行间，真实可信，意蕴深刻，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书中收入的 7 篇散文，几乎全是力作，尤以《路》、《桥》、《啊！椰树》等篇最佳。王坚辉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几十年来，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都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路，在路上看见很多风景，遇到很多的人和事。他在《路》中，把个人成长之路与祖国发展之路

2 序

联系一起,通过描写路的变化,反映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只要我们认定了目标,然后扎实实地迈出每一个脚步,就一定能开辟出一条更宽广、更美好的新路来。”这就是《路》给人的启示。《桥》借助一座座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桥,抒发了华侨对桥的异样感情,赞扬了侨联组织这座桥“维系着祖国和她的千万海外儿女们。”最后,作者梦见祖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侨胞们“正用自己的双手,筑成一座更大的、通向未来的、金光灿灿的大桥。”连做梦也渴望祖国繁荣富强。眷眷情愫,感人至深。《啊!椰树》描写给侵略者炮弹打落的椰子,“虽然它的椰衣被烧焦了,可藏在里边的椰仁,仍然发芽,生长。”“它从树梢上跌落大海之后,就漂洋过海,漂到哪儿就在那儿安家。”以椰子比喻华侨坚贞不屈的品格和四海为家的生涯,既恰当贴切,也意味深长。

王坚辉的散文,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大都以华侨生活为题材。《乡恋》突出地刻划了华侨的缕缕乡愁,特别是一年一度的盂兰节,华侨思乡达到了高潮,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多么希望能活着回到故乡,而不愿让死后的幽灵乘此纸船归去啊!”《乡恋》还写了一个陈氏部落,以鲜血和生命抗暴保乡的悲壮故事,以此印证“一切侵略者永远也无法征服人民的天性——对自己祖国乡土的热恋”。读之令人热血沸腾。

感情色彩强烈,诗情画意浓郁,是王坚辉散文的特色。他的散文,一篇就是一首清新隽永的散文诗,一篇就是一幅诗境优美的风情画。但也并非篇篇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水准,并非篇篇都是美轮美奂的精品。

我追随王坚辉的履痕,神游了新、马、泰、加、日、港、澳等国家和地区,不管是自己曾到过的还是未到过的,都仿佛身临其境,倍感亲切、随和、自然、温馨。王坚辉一直担负着广州市白云

区侨联主席、《穗郊侨讯》主编的重任，因工作需要，曾多次出访，他每到一地，都首先拜访侨团、侨胞，通报乡情，介绍家乡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侨情，听取意见和反映，然后抽空游览名胜古迹。所以，他的游记写了许多侨团、侨胞的情况，但读起来并不枯燥，因为文笔洗炼，语言质朴，夹叙夹议，蕴含哲理，特别是穿插了大量的异域风光和人情世态，做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思。如《泰国采风》、《马来西亚去来》、《在加拿大的日子》等篇，在描写景观时可谓诗情深深，画意浓浓，令人陶然其中。也许由于舟车劳顿，无暇剪裁，有的篇什难免产生累赘冗长的毛病。

王坚辉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尤其擅长写小说。读他的小说，仿佛沿着历史的隧道，回到荷兰殖民者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印度尼西亚的时代。王坚辉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这个千岛之国度过的，他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当地华侨与当地人民联合抗击荷、日侵略的可歌可泣事迹，这为他归国后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写小说最难的是立意。小说的立意，是对作者思想水平的考验。王坚辉阅历丰富，思想成熟，又掌握了小说的写作技巧，他的小说不仅有故事性、可读性，而且有价值和意义；不仅立意好，人物也写得鲜活。如《卡布斯河畔》、《加沙和我》，歌颂了中印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中，用鲜血和生命缔结的友谊。《红旗飘飘》通过描述赤道线上的一个岛国，在新中国成立之日，为升起五星红旗而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塑造华侨少年小雁机智勇敢、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

写小说，离不开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和景物描写语言。王坚辉小说中的语言，简练、流畅、朴实无华、平实自然。他的叙述语言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情节跳转、场面切换的运动状态中，且充

4 序

满着浓郁的时代和生活气息；人物语言着重刻划人物形象，凸现性格特点；景物描写语言常常以画龙点睛之势出现，对加深故事氛围、烘托人物形象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红旗飘飘》中的小雁向黄伯伯报告：“我把红旗升起以后，在避雷针附近淋上了桐油，他们（指反华匪徒）很难把旗降下来。”有一群匪徒涌向红旗，只见小雁拔起旗杆，高擎着五星红旗大声怒斥：“孟拉当（印尼语，畜牲的意思），不怕死的就来吧。”这短短的两段话，不是把小雁的聪明能干和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充分表现出来了吗？《加沙和我》一开头，就描绘了日本侵略南洋群岛后“每一个角落都听到孩子们的啼哭声”，在“绿色富饶的海岛上，到处横倒着善良人民的尸体，一片片的椰子林被炸毁了，一幢幢的楼房被烧毁了……”等悲惨情景，然后引出加沙为报亲仇如何机敏灵活地救印尼军人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这样的景物描写，既渲染了战争年代的恐怖气氛，又衬托出小主人公加沙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由此可见，王坚辉对小说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是得心应手、恰到好处的。

如果说王坚辉的小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恐怕就是人物的个性缺少多样化了。

创作和评论，是文学的两个轮子。要繁荣文学必须同时繁荣评论。作为一个归侨和侨务工作者，王坚辉在创作了大量的华侨题材作品的同时，还通过写序跋和读后感，对别人的华侨题材作品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的评论观点准确，态度鲜明，言之有物，论之有理，文短意长，小中见大，作者和读者都可从中受到启发。如肯定《飘泊生涯》一书“均是现实主义之作，内容充实，正确倾向明显，充溢着对社会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对《雪鸿集》一书中的回忆录《十年流水》，也作了中肯、客观的分析。

和评述。在《读〈雪鸿集〉》的末尾，他写道：“归侨知识分子没有多少物质财富遗留给下一代，留下精神财富给他们，使历史的回忆成为现实的借鉴，让后人跟着前辈的足迹，永远热爱我们可爱的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我想这是十分有意义和值得提倡的。”所以，他不仅主编了十多本华侨题材的文学集，而且一贯重视华侨题材作品的推介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心血，可敬可佩。但因篇幅所限，有的评论尚欠深透。

王坚辉同志一向乐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他退休后由于无人接替，至今仍担任着《穗郊侨讯》主编，他通过办刊物，长年累月地为作者、通讯员阅改、评点来稿，从中发现和扶掖了不少人才。这次省归侨作家联谊会编辑出版《回音壁》丛书，他作为编委会副主任，首先编好别人的书和本会诗集《情系春晖》，然后编自己的书，他这本《路》，是最迟付排的。类似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集工作、会务、创作、编辑于一身的王坚辉，实在太忙了。太忙，是对生命的透支。但他为使自己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即使忙死了，也无怨无悔。

文如其人，文品出于人品。我以为，王坚辉的人品和文品同样值得学习。让我们在读他的文品时，也读他的人品吧！

前言

序 阮志远

目 录

路	(1)
桥	(5)
亭	(9)
火	(12)
树	(15)
啊！椰树	(17)
乡恋	(21)

狮城见闻

久违了，新加坡	(26)
绿海遨游 通行无阻	(28)
旅游业长盛不衰	(32)
华人同乡社团的生存与发展	(35)
广厦千万间 居者有其屋	(39)
“双语”教育效果好	(41)
拜会新加坡作协会长	(44)
夜访侨领黎富荣先生	(47)

8 目录

泰国采风

湄南河畔郑王庙	(49)
芭堤雅和它的阴阳花	(51)
世外桃源清迈府	(54)

马来西亚来去

人情热似火	(58)
扬芬吐馥的玉兰花	(61)
吉隆坡风采	(63)
浏览古都马六甲	(65)
槟城散记	(68)

在加拿大的日子里

在东海岸	(72)
在西海岸	(77)

东瀛之旅

东京走马	(85)
在福山市新市町	(87)
广岛短暂逗留	(89)

香江散记

乡情浓似酒	(91)
港郊新城镇——沙田	(94)
归侨知识分子在香港	(96)
惜花人——龙天桂	(98)

徜徉濠江畔	(102)
卡布斯河畔	(105)
加沙和我	(118)
海滨听来的故事	(139)
1. 在海滨	(139)
2. 宁巴蒂和沙丽娥	(141)
3. 血染亚答屋	(146)
4. 叛逆	(151)
5. 雾海扬帆	(157)
在芭蒂联络站	(159)
红旗飘飘	(169)
少女石	(178)
众人拾柴火焰高	
——《穗郊侨讯》十年回顾	(182)
《飘泊生涯》序	(187)
读《雪鸿集》	(190)
《乡恋》序	(193)
心灵的袒露	
——《心声集》编后记	(197)
平实的表象 动情的文章	
——读阮志远散文《异域凭吊》札记	(199)
《坦言集》编后记	(202)
后记	(204)

附录

赤道线上的孩子	中国新闻社 黄 洛(206)
致王坚辉君	美国 钟毓材(209)
圆梦——记归国华侨王坚辉	阮志远(210)
赤道线上的孩子	(210)
祖国养育的侨生	(212)
默默笔耕的作家	(213)
“集体家书”的主编	(214)

路

每天清晨上班，傍晚下班，你——光滑、平整的路，总是以坦然朴实的姿态迎接我。几十年了，朝朝暮暮，日日如是。你好啊，我的老朋友！你记录下我成长的步伐，我也铭记着你的苦难和欢乐……

50年代初，我才十几岁，和同时代的进步华侨青少年一样，对未来有着一个美丽的梦。为了追求它，我们回国了。踏上故土的第三天，我就来到你的身旁。当时，热情的华侨服务所的接待人员，用卡车接送我们，去参观一间刚刚兴建的华侨投资的工厂。

天空淅淅沥沥地飘洒着雨。汽车行驶在坎坷的小路上，抬头望，雨雾蒙蒙，泥泞小路像一条黄蟒伸向前方。路边绿野，阡陌纵横，沟渠汩汩，是那样的僻静和荒凉，又是那样的亲切而可爱，汽车艰难地爬到目的地后，一位年过五十，两鬓斑白，肤色黝黑，穿一身半新灰色布夹克的老工人，打着雨伞把我们送到工棚。

“这条路真难走啊！”我说。

“总算让人们踩出一条能通汽车的道路来了。可过去……”

他眉毛抖动着，皱纹密密地聚集在眼角边，轻轻地说着，又突然停止了。

过去是怎样的？老工人在座谈会上，向我们倾诉了他同崎岖小路曾有过的哀伤……

解放前，他曾飘泊在南洋的一个岛国，给资本家当牛马。在矿山里，把手指头也“掘”短了，才积到几个钱，回乡探亲。当时，就在这条茅草莽莽的羊肠小道上，他被一伙强盗当做“肥参”绑去了，匪徒强迫他写信回家，要求亲人交款赎人，如果迟一些，恐怕连人也休想活着回去。匪徒还残酷地割下他的半只耳朵，附在信里寄出去。亲人见了血迹斑斑的信和半只耳朵，心如刀割。好不容易筹足了钱托人送给匪徒，才把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他从魔窟抬出来……

我听着，听着，心里忍不住轻轻地说：小路啊，你的过去是多么的阴森可怕呵！解放才短短几年，你就被人们踩出一条能通汽车的道路来了。变化真快啊！

从那以后，我同这条路阔别了六七年。60年代初，在祖国无微不至的关怀抚育下，我完成了学业。美丽的梦，就将变成现实，我将要扬起智慧的风帆，带领着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真凑巧，我要工作的学校，就在路旁的一个村庄。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身穿蓝制服，别上崭新的钢笔，坐上公共汽车。当我看到你的容貌时，我是多么激动啊！不禁轻轻地向你说一声：啊，老朋友，我们重逢了。这时，你已焕然一新，变得几乎难以辨认了。一堆堆冈阜，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一座座工厂，巍然矗立；一栋栋宿舍，鳞次栉比；一排排台湾相思，整齐地站在你的两旁；一畦畦菜田，碧绿葱苍。路啊！我的老朋友，你再不是荒凉落寞，而是显得秀丽娴静。怎不使我感到神清气爽，意气风发！从此，你每天都舒展着健美的臂膀，迎接

着奔向曙光、奔向新生活的我。

但是，好景不长啊！60年代中期，狂风暴雨袭击着祖国大地。光滑的沥青路面上洒着一滩滩污血；学校的教学大楼，烟火冲天；机声轧轧的车间，四壁萧条；武斗的枪声，淹没了欢声笑语。田野茫茫，人迹萧疏。一天黄昏，我在回家的路上，骑着自行车，蓦地被一位身穿军装，戴红臂章，腰佩武器，威风凛凛的姑娘喝住了。

“下车！”

“什么事？”我胆怯地问。

“把我搭过桥去。”她说着，就跳上我的车后座，然后命令：“走吧！”

在那“造反有理”的日子里，狂热的“造反派”，什么也干得出来。况且，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打劫者，也掺杂其间，真假难分。万一，她在车后给你一家伙，白白送了性命，死得不明不白呢……

“你是哪一派的？”车后传来了试探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是逍遥派。”

对方笑了，可以从笑声中听出，她松了一口气，原来她也够紧张的。

不觉之间，我们已来到一所大学附近。我发现前面有一群戴红臂章，穿绿军装的人。我轻声提醒她：“前面有人！”她像触电似地跳下了车，匆匆地说：“后会有期。”当我转过头来想看清她的模样，她已像兔子般窜进深巷去了，背景消失在暮色中。这时，前面吹响了哨子，那群“红卫兵”一窝蜂地向深巷追去……我感到了一阵窒息。路啊！在你的身上，为什么竟会发生这样令人痛心的悲剧？

“史无前例”的年代终于过去了。而今，清晨，你光滑而平坦的路面，撒满玫瑰花瓣似的朝霞，在浓浓的绿荫下向远方伸展，真是“大道直如发”啊！每天，无数亮晶晶的自行车轮，前后交错地在路上滚动，发出悦耳的沙沙声。特别是在雨后的柔和春风里，这声响是那样动听，使人产生无限的快慰。路啊，我的老朋友，你曾记得，临近春节的一天下午，我载着一箩筐鲜艳艳的蜜柑回家。不知道是草绳不牢，还是系得不结实，半路上箩筐倾倒，蜜柑滚满半边路面，恰好碰上工厂下班，学校放学，各种车辆和行人来往如梭，急得我束手无策。但是，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擦肩而过的汽车突然刹住了，奔驰着的青年们纷纷跳下单车，放学返家的红领巾们不约而同地帮我拾蜜柑，一会儿，他们便将满满一筐蜜柑扎扎实实地绑回车座上。不知为什么，我反而呆呆地站在一旁，一句道谢的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每个人的心啊，都温暖着我的心……

最近，铺路工人操纵着机车，舞动着铁铲，正在加宽路面。竣工后，路面将比现在宽两倍多。我的老朋友，不久，你将变成一条畅通无阻、气势磅礴的大道了。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你的沧桑经历，该给人们以多么丰富的启示啊：在人生的途程上，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认定了目标，然后扎扎实实地迈出每一个脚步，就一定会开辟出一条更宽广、更美好的新路来。

1981年5月4日